

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齊魯文化」研習心得

張毓芬 中央研究院亞太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本次研習營成員個個都是認真好學又才氣縱橫的文史哲與考古專家，對中國歷史與地理都有相當的理解，也有很好的古典文學素養。相較之下，我優秀的第六組小組成員們一致認為，我的思考模式非常「西化」。雖然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西化」在哪裡，不過既然我是研習營中唯一一個受美式社會學訓練出身的成員，在這個心得報告中，我就不在文史哲部分班門弄斧，而是來分享一些自己站在社會學的角度上在這趟行程中看到的風景、整理自己的學習心得，並且乾脆「西化」到底，夾雜一些英文單字來表達一些以中文比較難以表達的想法。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對象是殖民時期越南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博士之後陸續將關心範圍擴大到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並且開始留意流傳於東南亞一帶的「中國公主下南洋」的民間故事。在閱讀殖民時代越南的文獻時，我注意到：對殖民時期的越南知識份子——特別是受漢學訓練的知識分子——來說，「齊國」是中原文化的代表。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因為齊國實際上是中原文化的邊陲；而且當秦始皇開鑿靈渠、設置範圍包括今天的廣州與河內的交趾郡時，齊國已經被秦國消滅了。2015 年，一位在西方學術界頗為知名的越南歷史學家，曾在一場關於美、中、越關係的演講中主張：現在的中國，乃是源於齊國的「霸道思想」的繼承人，並引述在西方媒體頗受矚目的閻學通為例來證明自己的論證，希望美國能在南海爭議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場演講顯示了「齊國」在當代越南的政治想像中仍舊與「中原文化」緊密相連。這引起我對齊國的好奇。因此，當我發現到這個研習營的報名訊息時，二話不說，我立刻就報名了。

實地參加下來發現，這個研習營不僅對體力是一個莫大的挑戰，對我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學術關懷來說，更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不同學科之間的思考碰撞是第一個讓我感受到的震撼。我從事的是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自己也很喜歡歷史，自認為自己還算是一個有一點歷史感的社會學家。但是，我習慣帶著社會學的理論興趣與關懷來看待歷史，並且總會不自覺地想要將歷史材料套進各式各樣的社會理論與概念中。我會習慣想要在歷史材料中找出各種 *patterns*, *mechanisms*, *causal relationship*；在某種程度上，我也受到由 Edward Said 打頭陣、從 1980 年代以來就對西方學術界造成極大顛覆力量的各種「後」(*post*)理論影響，也會想要找出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力或意識形態的鬥爭導致了某種主流歷史詮釋的產生與衰落。

換句話說，對於社會學以及其他比較偏社會科學的學科而言，理論是我們的主要興趣，歷史則服務於理論與模型的建立。但是，「後」理論讀多了，對於這種以揭露西方如何透過再現與論述政治來延續其世界霸權為主要目的的學術取徑，我也逐漸感到懷疑。這個營隊給我「反璞歸真」的機會。透過這個營隊，我生平第一次與這麼多文史哲學門的大師與青年學者相處，看到文史哲學者對歷史真誠的熱愛、尊重與好奇，不僅拓寬我的眼界，也讓我學到在歷史面前謙卑。

另一個震撼，來自於對「中原」的親身認識，而「中原」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源頭。當然，因為壓縮的時空條件，我的認識仍然是非常膚淺有限的，但是透過與營隊講師及成員之間單向與雙向的交流，我學著把「中原」當成一個以黃河下游為活動範圍的區域文化來認識。這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反璞歸真」的經驗。一方面，中國在二十世紀初期從稱霸東亞的「天下型帝國」被迫轉型為共和型的民族國家並成為「弱小國家聯盟」的一員，在日本侵略中付出巨大的犧牲，在冷戰時期經歷國共內戰與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在二十一世紀時又華麗轉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理解、詮釋這一連串戲劇化的經驗，已經足夠讓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忙上一輩子了。另一方面，for better or for worse, 中國不論版圖如何變化，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它就是處於語言、文化、自然條件、生活習慣都不同的各種政體(polities)當中——不論那些政體的型態是部族或是王國；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全世界有最多鄰國的國家。可想而知，各個政體在不同的時間都與中國以不同的方式近身肉搏，對中國自然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想像與情緒。齊國成為越南政治想像中的「中原」代表，只是其中一例。換言之，「中原」既是一個區域文化，也是一個包含各種意義、意識形態的政治符碼(symbol)，又是一個各方進行政治角力的場域 (field)。要瞭解中原，當然不能不連同「中原作為一種論述」一起加以掌握，但是除了從周邊看中原之外，也必須對中原過去與現在到底長什麼樣子有基本的認識。這樣，對於為什麼中原周邊會產生某些特定的中原想像以及這些想像的異同之處，才能有更清楚的瞭解。雖然目前我暫時還不明白為什麼齊國對越南而言會成為中原文化的代名詞，但是我相信這次研習營的收穫將會逐漸在我未來的研究中發酵。

這是一個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用心投入、講師用心講課、學員用心學習的研習營。我戒慎恐懼地飛到濟南，滿載而歸地回到台灣。我知道有些學員已經是這個研習營的「老鳥」，也知道已經有學員摩拳擦掌準備要報名明年的研習營了。從本學年開始，我將有機會接觸到大學生與研究生，我會鼓勵學生來報名參加這個研習營，並且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像我一樣，在研習營中被震撼、被挑戰。